

新娘子和一匹馬

江口渙 著

張夢麟 譯



新 娘 子 和 一 匹 馬

〔日本〕江口渙著

張 夢 麟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江 口 渙
花 嫁 と 馬 一 匹

根据新理論社 1955 年版譯出。

封面設計：秦 萍

新 娘 子 和 一 匹 馬

书号 1765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3 号)

字數 11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張 6 $\frac{9}{16}$ 插頁 2

196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0.54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江口渙是日本革命老作家，
1887年生于日本东京。从二
十年代开始，他就从事日本社
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
学的組織活动。他的重要作品
有《在火山之下》、《誘拐工
人》(1918)、《性格破产者》
(1920)、《恋爱与牢獄》(1923)、
《一个女人的罪行》等小說，《新
艺术和新人》、《我的文学論》
(1955)等評論集，《我的文学
半生記》(回忆录，1953)，
《树叶子变的金币》、《雷的孩
子》等童話集。1961年，他曾
率領日本作家代表团到我国进
行友好訪問。

CA404/03

內 容 說 明

这是江口渙在战后的新作，是日本战后革命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它写富农家庭中的一个年轻的寡妇加代，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敢于冲破封建奴役的囚牢，投身到革命斗争中；通过她的斗争经历，描写了战后日本共产党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的状况。

統一書號：10020·1765

定 价： 0.54 元

2004/03

—

“喂，来呀！再来推！使劲推！好吗？来！再来推！”

仪平说着，两只胳膊放在推棒上，自己也用尽了平生之力，脸涨得通红，一个劲儿地往前推去。他一面推着，一面向大家看了一眼，又接着说：

“从古以来就有这个话：说庄稼人和芝麻是越榨就越出油哩。来呀，大家都使劲推，越推就越出油。”

仪平在全村里算得是一个中等以上的地主，又是一个自耕农。那末，同样是庄稼人，他究竟是属于用机械榨香油这方面的人呢，还是属于和芝麻一样被榨的人呢？这一点，他连想也不曾想过，一心只是想多榨出些香油来，哪怕多一滴也是好的。因此，他把刚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大家听了他的话，也没有进一步去想想，只顾一齐用尽力气推磨。他的媳妇加代也是这样。她把最后的劲头都用在腰板上，拚着全身力气推着。可是，只有两滴香油滴嗒滴嗒地落在槽口里，榨油机的推棒就说什么也不动了。

“再推呀！再推，再推！”

“不行不行，阿爹！随你怎么推，再也推不动啦！”

二儿子平二直截了当地說，馬上丢开了推棒。然后从上面朝着滴油口盯了一眼。从那里面已經連一滴油也滴不出来了。

“呀，累死啦！”

平二的妹妹邦枝也立起身子来，不再去推了。她捏着拳头在藍嗶嘰褲上齐腰的地方捶打着，又从海軍服上衣胸部的口袋里取出手絹揩臉。

“已經不行了嗎？”在土間^①里照料着蒸籠的仪平老婆阿为，表示惋惜地說。她一手拿着添灶火的柴禾，走到鋪着地板的地方来，盯着大家看。

最后，就連仪平也丢开推棒了。

“是呀，已經不行了。看样子就算完了唄！”

他这么一說，大伙儿这才解了榨油的陣式。媳妇加代也沾了这个光，好容易伸直了腰，站起身来。

可是，她可不能像其余的人那样，老是站着不动。她把两手叉在腰上，脚底下使足了勁，把身子竭力朝后面大地弯了几弯。等到腰部的疲倦稍微緩和之后，馬上又得着手其他的工作。

首先，她从榨油机上取下那两根圓木棒。原来那两

① 日本式房子，正門里面鋪上洋灰或泥土的地方叫作土間。

根木棒交叉成十字形，因此就成了四根推棒。加代取下来后，又把榨油机上的螺旋釘往回扭，把盖子打开，再从里面抓出油垢的麻袋来。这回就把已經榨过了的芝麻渣子倒在簸箕里。这些已經榨干了的白芝麻都給榨得粉碎，糠沙沙的，就像一堆湿漉漉的黄褐色砂粒。

“你那里已經蒸好了嗎？”

仪平剛一說完，阿为就揭开了放在鍋上的蒸籠盖子，頃刻之間，蒙蒙漠漠地升起了一团蒸气，遮去厨房里半个牆壁，連看也看不見了。

“好了吧，已經差不多了，都蒸好啦。”

不一会儿，随着热騰騰的蒸气，阿为用手把蒸得脹鼓鼓的芝麻袋子从蒸籠里提了出来，递给跟到土間里面来拿的加代。加代打开袋子，把蒸好了的芝麻倒进騰空了的袋內。芝麻的热气，燙着她的手指尖，就像針刺一般。这回，她又抱着袋子，像上次一样装进榨油机，扭紧螺旋釘，盖上盖子，再把两根木棒照样架成十字形。

于是，他們又开始榨油了。这其間，仪平自不消說，就連阿为以至于平二和他的妹妹等人也都只是在土間里站着瞧，一切工作都由加代一个人做。

“还是白芝麻比黑芝麻上算多啦。你們瞧！油出得这么多！”

四个人拿起推棒，又开始推动起来。仪平說着，不住向榨油机的四周望。这副榨油机是由两扇铁磨子重叠而

成的，黄色的香油由机身里挤了出来，顺着周围的磨沟流去，集中在一个有嘴的槽口里，再从这地方滴落在下面另一个有嘴的槽口中，粘呼呼地滴下去时不住地发出黄光。

“上一次，咱们后面的阿吉家里也榨了黑香油。听说一升^①芝麻只榨了一合二勺油呢。”

“榨的要是黑芝麻，就是那样。”他的老婆阿为从旁插了嘴。“咱们家里可是白芝麻，错不了。一升准出两合油，对吧，阿爹？”

“哪里榨那么多。榨得好，也不过一升八合罢了。所以说，香油这东西都是和大价钱的东西打交道的。先得烧起一大灶大价钱的柴禾，放在锅里去煮，又得烧开了水来蒸。蒸得了还得一家大小汗水淋淋地来榨，也不过只得这么一点儿油。所以呐，一升油不卖它个一千五六百圆以上，真太不合算了。什么公定价钱，简直是瞎闹嘛！”

仪平好像在给媳妇和儿女们作一个榜样，用尽了气力推着推棒。接着，他又自言自语似地说：“用这么大价钱的油来招待客人，就是做点儿佛事也不容易呵！”

加代一听见“做佛事”这几个字，不由地掉过脸来，望着她的公公。说起做佛事，当然指的就是她死去丈夫的七周年忌日，这日子已经迫在目前，只差四天了。

① 一升为一·八公升，十合为一升，十勺为一合。

加代的丈夫已經战死了七年，在这一年来，她是怎样地等待着这个七周年忌日的来临呀！这家里还有二儿子平二，今年已經十七岁了，要他来做一家的继承人，是什么問題也沒有的了。她想：“照这样，自己就不再住在这家也沒什么，不在这家里住下去反而要好得多。”因此，她老早以前就向公婆請求让她回娘家去。可是仪平夫妇說什么也不答应。他們說，在誠吉过了七周年忌日以前，决不能作这样无情无义的事。尽管他們兩人間沒有生儿育女，但这样做，社会上也不会答应的。加代給公婆这样一說，只好勉强留下，一直就留到了今天。

但是，这回可好了。等到七周年忌日的佛事一做完，娘家的母亲也来参加了佛事，她就再一次向母亲明白恳求，无论怎样也要让她回娘家去。这回可和以前不同了。只要母亲答应了她的恳求，婆家一定会让她回去。一旦能够回到家里，她今后的生活又可以重新换一个局面。单就这样一想，这回的事对加代來說，也实在是一个重大的期待。

十年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加代和誠吉結了婚。那时候，加代正在东京澀谷道玄坂地方一家卖年糕小豆湯的店鋪里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家里一封电报，要她回去。她回到离这里有二里^①的娘家一看，才知道是一件

① 一日里合我国七·八里。

无可規避的亲事。这件事原来老早也就提过的了。現在，誠吉要开拔上前綫。在他开拔以前，必須得結婚。为了使这些人安心替国家打仗，这是絕對必要的。加代什么办法也沒有，就只好照着話办，一任人家把她嫁了过来。她来到的便是現在的这个家。

他們俩草草結为夫妻，五天之后，誠吉便开拔了。这五天又是怎样一个忙忙乱乱的五天呵！她成了一个新娘子，得去会見亲友，拜訪街坊組^①的各戶人家。又得替就要开拔的丈夫招待客人。还有从家里到車站的一里路上，排着长列队伍的盛大欢送，火車开走前在車站的接待，招呼等等。加代在这新婚的五天里，可說真像做了一场大梦。

自从开拔以后，誠吉一直就沒有給加代来过一封信。他只是在給父母和弟妹的軍用信件的角度里，附帶問候了她一下。以后，誠吉从华北轉战到华中，到了第三个年头，又从华南寄来了最后一封信，从此，就再也沒有消息了。

一直到了前年夏天，家里才看見他战死的公报，說在海南島陣亡了。接着，一百天后，他的骨灰也送了回来。加代和一家人穿起黑色丧服，到鎮上的車站去接。骨灰由兄弟平二捧了回来，却并没有让加代捧。因为照規矩，

① 原文作“邻組”，日本軍国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强迫日本人民組成的一种保甲組織，一九四七年廢除。

骨灰是由继承人捧的。就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公婆已经决定让平二来作正統的继承人了。

在加代这一方面，无论是到車站去迎接骨灰也好，还是在以后送到后山去埋葬也好，她心里都沒有感到死了丈夫那种痛彻心肺的强烈悲哀。尤其是当她丈夫开拔的时候，曾經对她再三再四地嘱咐，他走后，要她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好好孝顺公婆；因此，这十年来，她真是一字不差地照着他的话作了来。在这一点上，她是絲毫无愧于心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請求婆家让她回到娘家去，也不見得有什么不合理吧。

加代穿着一件用男人的短褂改成的窄袖上衣，打剛才起就一直推着推棒。她一面用窄袖筒揩拭着額上的汗，一面不由自主地浏览着外界的景色。

从敞着两扇大門的土間望了出去，南面是一片傾斜下去的麦田，麦田那边接連着低矮的旱田，旱田上方就是邻村的山。旱田下面是一道河流，堤壩上有三个小姑娘在那里摘草。大約因为到处都是阳光的原故吧，这一切景象都在閃爍晶亮的光輝里，明晃晃地动摇着。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使人想到春天已經匆匆忙忙地来到这个山村里了。在邻村那座山的半山腰上护山的杉树林里，还有一株辛荇树，正舒开巨大的枝桠，滿开着花朵。这就更說明春天已經来到了。

加代一看见那綴連着白玉一般的辛荇花朵，从杉树

林中浮現出来，閃閃发光，就想起从古傳到今的一句諺語：“辛荑花儿开，快把薯苗栽；布谷鳥儿啼，白薯种下地。”

“对，辛荑花不知不觉地都开了。三月里，好容易作了烟叶的苗圃，种子也下了，可是白薯的苗床还没动手哩。得赶快作起白薯的苗床，早点把种子下了才好呀！看样子，今年連一株薯秧也得卖一圓多。俗話說得好，飞鳥不拉屎，要留个干淨。哪怕就要回到娘家去了，这一点白薯秧苗圃的事也总要作了才走。”

辛荑花是大自然的日历，比什么农历都要来得准确。加代一边望着田野的对面，一边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催逼她似的。她想着想着，又使劲推动起推棒来了。

这一天，她推磨一直推到傍晚。

二

从昨天起，加代整整忙了一天。今天天还没有亮，她就爬起身来，一直忙到现在，連休息也不曾休息一下。她在附近各家的媳妇之中，一向比誰都勤快。尤其到了今天，她更是粉身碎骨，不辞劳苦地干。一則是因为今天作佛事的一切飲食供应，差不多都交给她一人办理；二則也

由于这一切厨下的工作都是为了替誠吉的七周年忌日作的，乃是她对仪平一家最后的一次效劳，因此，她觉得无论怎样也得打起精神来干活儿。

在客堂里，念佛会的人们打先前起，就在继续不停地念佛。这个念佛会是由同村的十个老婆子组成的，每人穿着附有家徽的黑外褂，胸前挂一只经袋。她们跪坐在佛坛前，一手敲着钹子，一面念着佛。这也是替誠吉七周年忌日作的一个佛事。

请来念经的和尚，早就把经念完了。一俟这个念佛会念完了佛，就大家一起到后山去上坟。上完坟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和尚们和念佛会的老大娘们端出一份份的饭。这些人吃完后，又要招待附近来的客人们吃饭，接着再给亲戚们端饭，最后才是自己一家人吃。

一共要端出四十几份饭。大家到后山去上坟的时候，加代还不得不跟着一块儿去，因而她得在上坟之前，就把饭菜弄好。她把几十个高脚膳盘里都装好了菜，一个叠一个地放在茶饭间的角落里，等着上坟的客人们一回来，就添上酒，马上端进客堂里去。

自然，街坊组的妇女们也都来帮忙的。但是加代是这一家的媳妇，一切事情都得由她站在头里来作。这样一想，从客堂里传来昏昏欲睡的念佛声，还有那使得这些念佛声更加催人入睡的钹子声，在加代听去，都好像是老在后面催逼着她似的。她只有挤在帮忙的妇女中间，在

厨房里不顾一切地拚着命干。

念佛会結束的时候，飯菜总算也大致都弄出来了。加代这才又急急忙忙地換了衣服，系上腰帶，一面結上外褂上的細帶子，一面慌慌忙忙地走出門来。一看，上坟的客人們已經前前后后地成了一个单列，沿着后山陡峭的小路一个接一个地爬上去了。

加代一边在客人們后面追赶着，一边找寻着她的母亲里枝。她母亲今天是代表加代的娘家来参加这场佛事的，可是她对母亲只是方才匆匆忙忙地打了个招呼，还没有找到好好談几句话的机会。她想自己得在这次上坟的路上好好抓住母亲，請她务必把自己的事向仪平交涉。加代便在这条紅泥土的小道上，一面走着，一面瞟着她母亲的背影。

幸而上了岁数的里枝在路上走着走着，逐漸就跟不上了。她慢慢地掉了队，終於落在这一长列的最后面。剛上坡，加代就赶上了她的母亲。

坡上是一块平地，到处都是連綿不断的柞木林。这些树林，在冬季里光着枝桠睡了一大觉，四五天来受了春暖，突然間又醒了过来。举目望去，所有的树枝梢头都生出新芽，成了耀眼的銀色。太阳光斜斜地射了进来，又被它們一齐反射过去，树林中一片光輝，把眼睛都弄花了。加代大約因为剛从坡下走了上来，渾身汗濡濡的，几乎想脫去外褂。但是她勉強捺住了，吃勁地拖着丰满高大的

身体走了过来，从旁边盯住她母亲的臉。

“我說呢，媽！”先来了这么一句从儿时起就說慣了的
話。“又有好久沒見了。今天在我家里住一晚嗎？”

“好嘛，住一晚也行。”

“那末，就請你千万住一晚。我有点事，要請媽对这
边的公公說一說。”

“說一說？什么事兒呀？”

母亲伸直了腰，抬头望着女儿。

“就是那件事兒。以前說过的那件事兒呀！”加代說，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这回可是时候啦！佛事一
做完，就請媽千万央求他們让我回娘家去。”

“哦，就是这件事兒呀！”母亲的这句话里，已經帶有
共鳴的語調。“說起来，你也作了好多年的寡妇啦。年紀
輕輕的，就作了十年寡妇，这也就够啦。”

“可不是。所以呀，媽，無論怎么說，这回可不能再拖
了，請他們让我回家去吧。”

一听见“十年”这两个字，加代也不禁深深地感到自
己有多么可怜。新婚生活仅仅过了五天，以后便是十年
間的空房独处，一直过到现在。而且在这十年当中，又仅
仅因为替出征的丈夫看守家門，便要在陌生人的家里，顾
不得穿，顾不得戴，成天都忙着干活。这是多么单調的日
子，多么悲惨的岁月呵！这回可不能放过，怎么說也得把
自己从这种生活摆脱开了。加代心里便这么坚决地作下